



歌词三首

□ 于宇

我乘高铁去高邮

不是幻想,也不是梦游
我乘高铁去高邮
动车像一条玉龙
时速三百多
云闪闪,风嗖嗖
俱往矣!谁还说
——苏北没火车
啊!高邮
仿佛你是一列动车
追赶着大时代
行一路,歌一路
啊!故乡
我为你点赞
为你鼓与呼

千年夙愿,不再是梦游
我乘高铁去高邮
运河窗外流
帆走高邮湖
城也欢,乡也欢
惊艳了!今日的
——美丽新高邮
啊!高邮
仿佛你是一列动车
驰骋在大时代
花一路,果一路
啊!故乡
我为你点赞
为你放歌

美哉,文游台

你自南方来
他从北方来
东南西北的游子都向往
文韵文游台

文游的风水好
揽胜上高台
秦观的塑像昂首伫立
好啊好风采

几度风雨骤
几轮朝与代
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
永哟永不衰

千年的勒碑美
四贤的遗墨在
历久弥香,代代传承的
是哟是文脉

甃社的珠光璨
露筋的晓月白
秦邮八景最美的数我
文韵文游台

哦,美哉!吾乡的
吾乡的
文韵文游台

临泽三条街

忘不了,西街
叮叮当当的铁匠铺
忘不了,后街
99块石板铺成的路
更有中街
那药房布店酒楼
那满是乡音的过客
啊!临泽三条街
您就像一位祖母
慈祥、沧桑、古朴

曾在路边地摊
看过小人书
曾在钟表店门前
好奇驻过足
还有满街
那弥漫的烟火气
那一声声清亮的吆喝
啊!临泽三条街
您是我童年的乐园
是我挥之不去的乡愁

我们家一般的事情都是由母亲做主,一九八三年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母亲对我说,你父亲快到退休年龄了,你就不要继续上学了,毕业以后就顶替父亲去供销社上班吧,也算有个正式工作了。顶替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项政策,就是父母退休后,由家中的一子子女顶替他们去所在的单位上班。那年代拥有一份正式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民间把进入国营单位(即全民所有制单位,亦称全民单位)叫捧上了“铁饭碗”,若进入政府机关单位叫“吃皇粮”,父亲所在的界首镇供销社就属于全民单位。母亲没念过书,不怎么懂得知识的重要性,我们那代人也或多或少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再加上自己又是定量户口,吃商品粮的,本来就有厌学情绪,听母亲一说,我便答应了。

办理顶替手续也挺繁琐的,在镇里办完相关手续后还要到县城的县联社人事科去登记。当时是我姐夫和他的一个在供销社做干部的亲戚陪我去的。县联社接待我们的人事科科长看了我的户口簿后笑着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答道:“十六岁了。”他继续说:“你说的十六岁是虚岁,实足年龄才十五岁,我们不能收童工哦,明年这个时候再过来吧。”高兴而去,扫兴而归。父亲单位领导知道这件事情后,对我父亲说,小孩子反正明年也得来,要不今年就先到单位来“待业”吧。“待业”也是当时的一项政策,即定量户口子女毕业后可以先到父母所在单位上班,除了没有正式工编制,其他待遇一样。那个夏天,我就去了父亲的单位。

父亲的单位其实就是供销社设在农村的一处代销点,农村每个大队都有一处这样的代销点。店的所在地叫维兴大队,店名便叫维兴商店,辖区有一百多户人家,在界首镇的东正方向,子婴干渠的边上,离镇约八华里。我上学时曾随家人几次去店看望过父亲,对那里的环境并不陌生。店铺三间房子,坐南朝北,东间是仓

皮匠摊上的二维码

□ 蔡明

这一带几个小区相邻,一条辅道路牙边闲空地,摆了个皮匠摊点。一张半新半旧的老黄色油布伞下,放着一台沾着油渍的手摇机,在满是青筋凸起、茧皮板硬的一双大手摇动操作下,咔嚓咔嚓响个不停。一个脸上皱纹堆积、容颜枯槁的老师傅,整天都在忙碌。缝鞋帮,纳鞋底,打铆钉,换拉链,因价钱公道,又靠居民点,生意一直都不错,所以老皮匠也忙得有些精神。

我是这个摊点的老顾客,衣服鞋帽等有断线破绽之处,就拿给这皮匠师傅修补。倒不是舍不得换新的,实在是有些物件损坏太快,远不到使用期限就出毛病了。八成新的皮夹克拉链卡死了,得来涂点蜡固固齿;皮鞋脱胶了,得用尼龙鞋线纳好。花点小钱能解决大问题呢。

前些年,二维码还没有行用开来,大家都是用钱付账,十元五角的大小票子来来回回地飘着,几个一元伍角的硬币在搪瓷罐中叮得叮当响,而老师傅看着顾客们高兴地把修好的物件带回家,脸上闪露出微笑。如今,大小商贩都用起了二维码,人们用手机支付交易成为常态。有一天,皮鞋脱胶了,就拎着来到皮匠摊。坐等涂胶纳鞋的工夫,看到老师傅也有了个二维码

儿时听书

□ 胡兴来

小时候,我们很少看到电影,也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玩。最大的娱乐,就是听说书。

夏天的晚上,生产队长将一盏马灯点亮,放在公房门前的大桌子上。生产队社员、老人及小孩子们,吃过晚饭便自带小板凳,坐在大桌子周围。借着马灯的亮光,有的纳鞋底、有的搓草绳、有的摇着扇子……

说书开始前,说书人一般习惯地来一段噱头话,活跃一下气氛。接下来,说书人喝口茶润润嗓子后,随着醒木“啪”的一声响,就言归正传,开始说书:“话说鲁智深在东京大相国寺里看守菜园,结识了当地的一帮泼皮。这一天,鲁智深正在菜园里给泼皮们演习武艺。墙外一个官人看见,高

声叫好,原来是禁军教头林冲……”

说书人说到紧要关头,定要停下来,喝一口茶,抽一支烟,整理整理思绪,然后再继续。

听书人的情绪随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或喜或忧。说书人说到动情处,声调上扬,双眼微微眯着,一串串说辞如春雨般尽情地滋润着听众的心田,那情景就像他正身临其境似的。说到紧张处,只见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一边用醒木敲着桌子,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述,还不时地比划着动作。那一刻,他似乎成了沙场上那个浴血奋战、在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的勇士。听书的大气都不敢出,一颗心随着故事情节提到了嗓子眼。

那时的我对说书人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真不知他怎么能说出那么好、那么多的故事。好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都从记忆里磨灭,说书人这个行业也渐渐消失了,但我还是会常常想起儿时听书那个紧张而又格外温馨的场景。

供销社工作的一段往事

□ 晏金海

库,西间是生活区,中间是店面,长五米、高一米五的硕大的柜台将店面隔成货架区和顾客待购区,店里每天都弥漫着烟、酒、酱、醋等商品散发出的一种特有的气味。一店正常是两个人编制,由于我去上班的缘故,领导从这调走了一人,这店就临时成了父子店了。

入职后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熟悉货架上的商品和价格。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店里至少有几百种商品,日杂、百货、生资等一应俱全,还有一些技术活。那时酱油、醋、散酒都是散装的,需用竹制或白铁皮制作的端子和注口(锥状容器),按顾客提供的玻璃瓶和所需斤两,一端子一端子地从坛子里打入插上注口的玻璃瓶内。端子按容量有五钱、一两、二两、半斤等各种规格,长短大小不一,看得晕晕的,也出过差错,或把酱油打到酒瓶里,或不小心注口就直接翻掉了。包三角纸包也需要基本工。那时不用塑料袋,白糖、大盐、茶叶都是用黄油皮纸包装,经过反复练习后三角纸包也能包得周周正正的了。上述的这些业务,在父亲手把手的教导下,加上自己认真学习,十几天工夫,基本就掌握了。

从国家层面理解,供销社是直接为广大农民服务的,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还是贫穷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许多物质的供应还是实行票券制。拿煤油来说,那时农村电网还没有普及,晚上基本是靠煤油灯照明,而每家每月的煤油计划只有半斤(春节的这个月供应每家一斤),基本上是不够的,平价煤油每斤三角四分半,黑市价能卖到一块钱甚至

更高,大部分人家是买不起的。在他们的恳求下,我有时会多卖个一二两给那些特别困难的户,那出现亏空怎么办呢,一方面多争取些计划,一方面也只能寅吃卯粮了。还有,农民手上的现金不多,他们中有的用鸡蛋到店里换些生活必需品,有的只能同店里赊账了。上面的领导是不同意赊账的,因此赊账就成了父亲的个人行为,好在当时的农民是非常朴实的,有了收成以后,都能还上账款。厚厚的账本也在我心内种下善良和助人的种子。

店里每月的营业额在四千元左右,这个营业额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元,过年的这个月是最忙的月份,营业额则会超过一万元。腊月廿四以后,从早晨一直忙到夜里,接待排队办制年货的顾客,名酒名烟等按户供应的紧俏商品是每户必须采购的,还有云片糕、大京果、台酥、鞭炮等热销商品更是一货难求,几乎每户人家都装上满满一大篮子的商品。看着他们满意、幸福的笑脸,我也觉得很开心。

第二年夏天,我接到县劳动局的招工考试通知,便报名参加了考试,考中了我的第一自愿国营高邮县化肥厂。我便离开工作整整一年的维兴商店,去县城报到了。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尽管只有一年的供销社工作经历,但这一年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它让我懂得了农民的辛劳、淳朴和善良,让我看到了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希望,更让我铭记了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是何等重要,这也为我之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时候卖废品

□ 李莲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卖废品,因为这是我的零用钱主要来源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上小学,每次母亲在家里杀过鸡后,我会把她剥的鸡内金小心收好,还会把经过一番卷曲按压后,皱巴、干瘪得不成样子的牙膏皮收好——那时候的牙膏皮是铝锡合金材质,不是如今的塑料材质。每当收废品的人在大街上吆喝:收废品啦!我就赶紧拿出它们去卖,两种收价都是二分钱一个。除了这些,我平时还聚些废纸、玻璃,自己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去过两家收购站,一家在北门大街,一家在北海商业街,收购站都不大,就是沿街的一间商铺,那时候它们都是集体性质的单位。

最开心的是卖废铁,铁的价格相对高些。我家住人民路时,高邮自行车零件厂就在隔壁,厂的西边墙有个很小的洞口,时常会有工人倒出的许多煤炭渣子漏过来,我在里面居然能翻出铁来,都是自行车上装轴承的铸造零件,也不知道是被工人当废品扔掉了还是无意倒掉了,反正,我每次能掏出一个都很兴奋。

我卖废品时还要耍一次小聪明。有一天,我拎着装有废纸的铁桶走在去收购站的路上,忽然看见地上的几块砖头,心想,何不放块砖头在桶里增加重量?我发现前几次卖废纸,店员都是叫我拎着桶到固定地点倒废纸。因为是纸,所以不能放太多砖头,我就只藏了半块砖头在桶底。果然如往常,店员称了重量后,叫我自己去倒废纸。虽然没被她发现,但心里七上八下的,像做贼一样心虚。

有了卖废品的钱,我的生活有了些色彩。那时许多人家做生意时,在自家门口摆张小桌子就是个小摊位,有卖吃的,也有玩的。我在上学的路上,经过这些地方总喜欢逗留会儿。一分钱三粒小圆糖的甜味,能让我一直回味到学校。有家门口摆的打球进洞的玩具很吸引我,在一个表面是玻璃、周边是铁皮包裹的椭圆形的封闭器皿里,可以清晰地看见几颗小铁球在外部把手引擎的拉伸作用下,从洞口急速向上滚动,然后球到最上方时,开始沿着椭圆轨道慢慢往下滑动,在不规则的各种阻挡物中又磕磕绊绊地流动,如果从阻挡物的卡门中掉入洞中,即可获得该阻挡物上标志的奖品,如果几颗铁球又全部回归到起点的洞口,那么恭喜你,什么奖也没有。我很少玩这个游戏,但喜欢看别人玩。我最喜欢玩的是摸彩,主家在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许多小木片,木片上分别写着“爸爸笑”“哥哥笑”诸如此类的字眼,根据摸到的这些木片上的字拿不同金额的奖品,每次我的小手伸进黑乎乎袋子里摸那些小木片时会有种神秘的感觉,就像现有的彩票刮奖一样让人既兴奋又期待,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我摸了一个“全家笑”。偶尔,我也会充实一下自己的精神食粮,去中市口那边的路边摊看一分钱一本的小人书。